

揚子法言

# 目錄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並音義序(秦恩復)……	一
第一卷	三
學行	三
第二卷	五
吾子	五
第三卷	七
修身	七
第四卷	九
問道	九
第五卷	一一
問神	一一
第六卷	一四
問明	一四
第七卷	一四

---

寡見	一六
第八卷	一八
五百	一八
第九卷	二〇
先知	二〇
第十卷	二二
重黎	二二
第十一卷	二六
淵騫	二六
第十二卷	二九
君子	二九
第十三卷	三一
孝至	三一
揚子法言音義	三四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為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間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印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注。建寧人合李注為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依宋成爲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春。購得宋本。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真。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爲善。勸子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誤。舉摘如千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

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僞。每鑑子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已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杳難再獲。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子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嘉慶廿有四年。歲在己卯十有二月己丑。朔江都秦恩復序。

學行卷第一

以其所以義四葉前。衍下以字

吾子卷第二

事事辭稱則經二葉前。三四行。誤重事字

又

曰云姓孔而字仲尼二葉後入行曰當作白

問神卷第五

名震于京師四葉後六行震當作振音義可證此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問明卷第六

不亦寶乎三葉後四五行寶當作珍音義可證此寶字蓋依漢書所改也

又

巢父洗耳三葉後 洗當作灑注同音義及溫公集注皆可證

寡兒卷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一葉前 假當作假下同音義可證此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又

春木之苞兮一葉後 注春木芒然而生溫公集注云

李本苞作芒按音義不出苞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

苞是芒非音義本傳寫譌耳此正文與注歧異乃初

皆作芒後改未盡一

又

又從而繡其其擘幌二葉前 誤重其字

五百卷第八

由羣謀之故也二葉後 謀當作婢

先知卷第九

議其教化二葉後 議當作謹

重黎卷第十

請問蓋一葉後 注天云 當作請問蓋天正文天字

誤入注中

又

始六之詔五葉後 六下當有世字音義及溫公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字非其舊

淵壽卷第十一

與以揚之一一葉前 當衍與字溫公集注可證

又

擊遠水二葉前 按擊當作繫繫屬也史記云屬之遠

東不作擊可知但各本皆誤或治平初刻已如此

又

實殊登之劑也二葉後 劑當作靡

又

曰非夷下衍齊而是柳下衍首陽為柳下

易農十 依隱玩世下衍說時 其滑稽之雄乎五葉前

按李本如此溫公集注可證此本衍字皆溫公取

漢書所增而修板依之擠入非治平之舊也

君子卷第十二

人言仙者有諸乎三葉後 十行平當作日

孝至卷第十三

石齋石建一葉後衍下石字

序

然後誕章五葉前然當作終

音義

卷第 四 則渾一請問禮莫知一條當在或曰事雖曲而通請聖條之下

又

卷第 八 渾渾一條簡易一條當在焉得條之下

又

卷第 十 置守一條當在屏營條之下

又

同抵職上都禮切當分為二條云抵都禮職許蕭

揚子法言學行卷第一夫學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子鳳鳥之措也

李軌注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眾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為下矣。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揚子好學不羨久生。天之遺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言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確語。有五者。錯語。不確不錯。豈彼用之。確錯治。確而錯語。質在其中矣。否則。止也。此輩各盡其性。類。蟻之子。螻而逢。螺。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螺。成蜂。兩七十子之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切。珠。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孔子習周公者也。鑽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已。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

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大者，眾人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四瀆、眾山之有五嶽，而川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方術之家，言能銷五石，曰：吾聞澗君子者，問鑄人，不問化爲黃金，故有此問。曰：吾聞澗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鑄之令，或人傲爾，曰：哉！問鑄金，得鑄人，而得爲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爲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道。傷夫欲爲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而不得其道者，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買者欲買者，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習乎習，玩也。以習非之勝，是沉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說，滿而後

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寒暑亦猶水，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之因地制行，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或曰：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德貴日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素者也。斧藻德貴日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素者也。斧藻德貴日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素者也。於鳥，豈也？賢人則異眾人矣。奉宣訓，聖人則異賢人矣。禮教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物者，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其猶或無其志，必不踰驥之馬，亦驥之乘也。踰驥之人，亦驥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曰：踰之則是，曰：昔顏嘗踰夫子矣。正考甫嘗踰尹吉甫矣。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之臣也。古甫，周頌正考甫，魯之臣也。莫正考甫，魯之臣也。莫正考甫，魯之臣也。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曰：大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人之學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道乎，爲利乎？

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已耕獵如此利莫大焉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去惡遷善兼總仁百川義也徒猶弟子也學海而至行之不息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大畫也書頻頻之黨甚於鸚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斯舉行味殺喻人黨比游宴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匿怨仲尼之所說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面友也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或曰猶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也各順其宜惟義所在或曰猶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礙於金或曰請問履空之內欲以此義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嚮揚子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

以為樂也與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則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

揚子法言卷第一

總校黃以周分校張預陳銘同校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吾子卷第二

崇本在乎期未學大道絕乎小辯也

李軌注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琢篆刻少年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悔作賦賦可以諷乎曰諷乎駭歎之則已不巳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或曰務殺之組麗言可好也女工之蠶矣務殺雖麗蠶苦或亂劔客論曰劔可以愛身言擊劔可以衛護愛身曰聖典劔客論曰劔可以愛身言擊劔可以衛護愛身曰聖典狂狂使人多禮乎言狂狂使人多禮辭或問景差唐勒賦使人放蕩或亂也

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辭人之賦麗以淫善修相勝不歸於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正也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紫似朱而非朱也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聽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安猶和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者十二月之律呂也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淫聲繁越也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常正則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漏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璧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感激爰變雖有文如璧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貴事實辭則仇辭勝事則則夫事功賤虛辭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則多則則聽聲者仇其動也事功者合經典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賦之辭足容威施之面或問公孫龍說辭數萬以為法法與曰斷木為其椽革為其楸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講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講

物也必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岳而知眾山之崩以仁義況介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茫也況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濱者未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未奔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山嶮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籍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出聖者善之也言勝於不學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而妄名不知而闕廢或曰史乎史乎愈於安闕也史乎蒼頡史篇多如奇難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安闕也史乎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戰博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豺則戰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君子豹別其文時也詩然有也辨人輕別其文章也異於路辨人輕別其文章也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察猶君子言也無擇非正不聽何所擇則亂何所擇則亂注則碎注則碎邪僻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



習貫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或曰童而習之白

紛如也。言皓首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

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

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多見

則守之以卓所親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無要

約之守少見廣遠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無要

何矣綠衣雖有三百領色惟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

典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

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暴然後知夏屋之為畔嶮

也畔嶮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邦邦也郭郭限內

聖人崇仁益復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後之

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

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紛則懸諸天眾言淆亂

則折諸聖或曰惡視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凶則書其

揚子法言卷第二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張預同校

第三卷

修身

揚子法言修身卷第三求己以返本守母江都秦氏彭宋本

李軌注

修身以為己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莫而後發發必

中矣無敵於人之性也善惡混混雜也荀子以為人性

揚子以為人性雖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欽立言尋

統厥義兼通耳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

言備極兩家反覆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

所謂於足俱暢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

則銘也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

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欽美成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

之所不可為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貴令信

而後市貨珍價修其身而後交身修交善其謀而後動

成道也無所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

於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或曰君子自守

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曰天地

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當順也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

高而不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誠

道然後知諸公僂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公僂子為魯子之遺小公僂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公僂子為魯子之遺小公僂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公僂子為魯子之遺小

遺去之則有英拔弃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使見善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闕此二子才德高美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倚克爾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知燭也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燭身義如道必可以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成其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馭不亦可乎

或曰田園田者秀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雖有奇喬之得雖懷切切之思遠人不可見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以治學不見日月而皆曠不目日視必貪三年不目月精必疎以餘不學苟聞人焚魂曠枯糟萃曠沈幸熱適道索塗冥行而已矣也

人夜以杖隨地而求道難用白日無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成好重則有觀望可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美其多或曰日異不

食肉肉必乾日異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子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則則禮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腰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梓茹亦山雌也何其體千鈞之輕鳥獲力也單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鳥獲乘之而輕多力取或問單牛之輶與玄駢之輶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宗廟黃純色如封羊刺豕龍實犢師惡在犂不犂也到羊義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益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鎗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莊周與韓亦甚乎或者甚眾敢問何謂也曰莊韓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過韓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仁既失中而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哉又問曰自此以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連其妙奇而去其塵迹一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衣下也聖本也諸子未也轉上為聖人耳不順乎非之口下捨木而逐未者是可惜

不辨乎善。

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肄習。

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

人無擇焉。

性意或問

聖人曰富貴生。苟富貴貴賢者曰

義。

行義以神德

觀乎聖人則見聖人觀乎聖人則見聖人

已從賢人好已正。

聖人好已師

天下有三檢。眾人用家

檢。

家人自爲去

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

於情欲入自禽門。

所謂情由於禮義

入自人門。由於獨智

人自聖門。

或問士何如斯可以視身

矣。曰其爲中也弘

深。

中者心也弘深猶敦重也

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視身矣。

也肅敬也。

君子微慎厥德

悔吝不至。何元傲之有。

括法也。

君子微慎厥德

悔吝不至。何元傲之有。

揚子法言卷第三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張錫同校

揚子法言問道卷第四

夫道者弘乎至化通乎至理也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道曰。

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萬物由之。或以通。或曰。可以適

它與。

言通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

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或問道

曰。道若塗若川。

車航混混不捨晝夜

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

通諸夏則由諸川。

達川皆形曲也此

曰。塗雖曲而

曰。事雖曲而通諸聖。

則由諸乎

曰。道德仁義禮

譬諸身乎。

不可無

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

以空之。禮以體之。天也。

五者人

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

或問德表曰。

莫知作上作下

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

焉。以爲德。

禮如體無體何能立德

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

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眾形者。惟天與。曰。以其不彫刻

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訓賢智之人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老子之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雲豈其異哉。夫能統遠。旨然後可與論。道德。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吾焉開明哉。無取焉耳。無取焉何者。不得以之為教也。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它則否。焉安也。大哉聖人。言之至也。問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開發其文。閉之閉然不觀。牆之裏。不問聖卷。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信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舜君臣。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大成也。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或問八荒之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或曰。孰為中國。正直北辰為天之齊。今俱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者。土圭測景。適此而往者人也。故彼諸子之於聖人。如星度均也。聖人之治天下也。擬諸以禮樂。擬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

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所制。奉也。誓諸書言之於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筆舌為人之由禮樂也。不益。則不贊。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己。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駉駉。久而愈盈。尸諸聖。也。雷霆之聲。聞當時。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之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或問無為。曰。奚為哉。應化而已。在昔虞夏。襲堯之節。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坐拱而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篡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下民之死。無為乎。紹桀湯也。篡紂者。刑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述不同。致理或問太古塗民耳。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以為太古不如絕禮樂。以塗塞。因其耳目。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隨其日新。則襲而損益。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歎無。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慈也。兼乎愛敬。然狙詐之家。曰。後盛其美善。

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穢。堯舜乎。銜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凶孰愈。曰。凶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開背叛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凶。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戰之術制民如牛羊。臨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蝮蠱不腹臚也。與。樓八月且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為或。

曰。刀不利。筆不鈔。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筆秃砥利以砥刀申韓行法欲以殺亂也。人砥則秦向矣。屠刑裁民亦如加刀砥亦所以利也。曰。人砥則秦向矣。屠刑裁民亦以人為砥亦所以利也。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秦之嚴刑難復向矣。

必刑名園基擊劔。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算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

其如合。言此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為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簡貴。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風焉。至周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麟不覩也。

揚子法言問神卷第四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張預同校

揚子法言問神卷第五測于天地之情者潛之乎心也。心能測于天地之情。則人乎神矣。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其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其始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

四方人以潛心鈞天格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神覆萬深致遠探誠索隱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按同人心其神矣乎人心如與披揚精義無方兼而持之則養存舍而廢之則道必操而不舍則道義光大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和同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混然歸於泥玩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於一也龍蟠于泥玩其肆矣如聖既不知龍聖道未未升既其肆矣玩哉玩哉惡觀龍之志也與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未可而潛既飛且潛兼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飲食則不不可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羨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格之屬或曰經可損益曰易始入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或作者引而伸之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悉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半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歡恨書序雖存焉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歡存則雖失數凶則雖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故以而酒誥之篇俄聖有所不得

空焉今凶夫秦焚書漢興求策之酒誥又凶一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商書灑灑爾夷周書噩噩爾不剛下周者其書譁乎下周者秦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五解之難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郭莫有不存其內而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書豈也曰瞽瞍能默瞽瞍不能齊不齊之耳狄豈能齊狄豈不能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故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灑灑乎其莫之禦也有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面相之辭相過捨中河所灑灑灑盛無能當之者盛猶猶天下心之所欲通諸人之盛嗑者莫如言慎慎也猶論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嗜嗜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嗜嗜目所不見故言心聲也書心盡也書成言書志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盡也成言書文質言有史野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有者之來皆由於心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有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

洪流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數不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贊矣。動而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草烏乎。草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慎慎淵苗。九論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曰。勿雜也而已矣。純則為息。雜則為邪生。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心。或人不諱。曰。其人存則易。凶則艱。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未如之何矣。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衣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恆滅齊。士荼或問文。曰。訓。順。問武。曰。克。能。

第五卷 問神

未達。諫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勝己之私之謂克。公也。為之而行。勸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蓋何不也。勢親也。名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也。曰。君子德名為幾。積德然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龍也。曰。君子德名為幾。積德然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諸侯王。時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判自得而已矣。散夫逐物。或問人曰。艱

知也。艱難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曰。焉難。未論其又曰。太山之與螻蟻。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影於外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烏呼。能別似者為無難。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愆過也。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愆。欲其語。君子不出諸口。

揚子法言卷第五

總校黃以周分校 張頌 陳銜 同校

揚子法言問明卷第六

防盜必有其統探物必以其度察見至微之理探射幽隱之情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諄乎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為不少矣巧從所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聖道大知者小知之師亦廢矣致遠恐泥是以若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子不為故不為也或曰亦有疾乎曰拙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風獸有雌鳥獸皆可風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風麟亦有雌鳥獸皆可風麟乎積凡人不可強通聖人之道曰羣鳥之於風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人之於聖庸哉並同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蓋委託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

有開焉去之玩也玩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皋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廟如也精於戲觀善者進子貢雖多亦何以為盛哉成湯不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不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人為命不可避也大理想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微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伊尹伊尹居安思危存不洽凶人吉其凶以小惡為無惡積而罪彰滅辰乎辰過也易來之運去之速也君子競讓及時也諛言敗俗諛奸敗則姑息敗德則君子謹於言慎於好承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聖明也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風在亂曰若風或人不論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



之義美之大者治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君子潛神重  
見亂隱風之德也。楚集皆類聚遊得其  
不能制。鷦明遊集。食其絮者矣。所也鷦明非竹實之絮  
不食君子非道。鳳鳥踰踰。匪堯之庭。禮也言其降步於  
堯之庭非堯之。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貞正也利者義之  
庭則不降步也。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  
乎。得潛之時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潛升在己。用之以時  
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會。或問活身。曰。明哲。既明且哲。或  
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  
其身也。於庸行巖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

楚兩翼之絮。其清矣乎。楚人襲君實翼長情也當成哀  
曰。兩翼王莽篡位之後。崇顯名賢復欲。蜀莊沈寔。蜀人姓  
用之稱疾遂終身不仕。梁清其志者也。蜀莊沈寔。蜀人姓  
字君平沈寔猶玄寂。然無進之貌。是。蜀莊之才之珍  
故成哀不得而利之。王莽不得而害也。蜀莊之才之珍  
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沈寔。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陷  
和何以加語。久幽謂賣舉茲以施。不亦賣乎。吾珍莊也。  
居難為也。人所不能。不慕由。即夷矣。何冕欲之有。  
無欲之至。既不可。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語。曰。  
好大者為之也。願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詰堯價舜之  
重。則不輕於由矣。允信也。好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

乎。累積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也。巢父靈場之威。互夜  
矣乎。靈場鬼神之主。遂之皆非通理之談。可為感。可冥夜  
矣乎。不可。靈場之談。可為感。可冥夜  
翺翺歸其肆矣。也。肆。海肆也。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  
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  
與。不。能。知。去。就。之。分。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  
難。敢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言說難是也。而西入關。曰。說  
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  
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  
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  
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說其本自。或問哲。曰。旁明厥  
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動。不能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  
旁通。

揚子法言卷第六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  
張頌同校  
陳銜同校